

往/事/回/首

父亲的煤油灯



游刚

父亲有时会放下手中的书,参与进来,那朵跳动的煤油灯,成了全家快乐的源泉。只一会儿,父亲就要哄我入睡,催母亲休息。母亲往往会吹灭那盏煤油灯,不许父亲看书,担心累坏了身子。父亲会先答应母亲,熄灯睡觉。可等我在昏睡的朦胧中醒来时,父亲却依然在灯下,乡村的夜很静,只有父亲的书页哗哗作响。

父母的木床是老式的镂空雕花床,是奶奶的嫁妆,最初有着殷红的油漆和磨得发亮的床架。父亲靠着床架一夜一夜地看书,年长日久,竟把床架压断了。床头的红油漆,经煤油灯灯焰的一再熏烤,全染成了烟黑。

就是这样的灯光,照亮了父亲的一个又一个夜晚,为父亲带来了命运的转机。那年父亲参加了县里的公招考试,父亲考出了很好的成绩。分数上线了,父亲却积劳成疾,在体检时被刷下来。父亲第一次感受到人生成功的喜悦,却也第一次遭受到人生最大的打击。

父亲并没有消沉。劳作之余,父亲一如既往地煤油灯下看书,在他心里,有着永不熄灭的理想,就像那盏煤油灯,只要有油,就能点亮。

苍天不负有心人,父亲最终通过了公招考试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实现了心中的梦想。后来,村子里通了电,那盏煤油灯随即搁在了墙角。

如今父亲和我均已住进城里,在城市的夜里享受着明亮而奢华的灯光。搬进城时,我急急赶回老屋,找到那盏搁置已久的煤油灯,将它珍藏。

父亲和那盏煤油灯,为我的人生引航。

(作者系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诗/绪/纷/飞

长江长



阿涓

你从冰雪中走来
把自己变成水,越流越长
流过幽谷险壑
流过苦闷,流过繁华
有时虎在跳峡,有时
紧急转弯
有时欢腾如之字
有时羞涩如芙蓉
当你流经重庆
我在朝天门素面朝天
专注地朝向你
我从前是步步生莲的女子

而今不去涉江采花
而你不再流过离乱
浸过金戈铁马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留不住一颗水珠的晶莹
滚滚东去的背影
卷起风,藏着云
坦然,流向大海,思绪
滔滔不绝
喜泪一直在流
如同长江长

(作者系巴南区作协副主席)

月季花开



钟其贵

我将尚存几分生命体征的
月季根部伸进湿润的
泥土深处 时间缓慢地流转
正如天地间生命的气息
缓慢地渗入月季的躯体
她没有放弃最后一线生机
还赶上了绽放芳华的时节
娇艳的红色花瓣在风中

摇曳着红色的波涛花蕾
珍珠般一颗一颗站立枝头
娇小的枝干上缀满了绿叶
红花绿叶 装点
在窄窄的阳台上
向阳生长
(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附属中学)

作/文

木雕的诞生

魏子尧

经过几小时漫长的旅途,我早已昏昏欲睡。

到达目的地,走下车,扑面而来的轻柔的风皎洁的月,与远处微弱的流水声相伴,不禁令人心旷神怡。

转过身去,一尊美丽的木雕便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表面上遍布着红黑色的纹路,让本就庄严的神情更加凝重。

于是思绪跟着流水回到了一座树林里。

那是小学一次秋游的目的地,我带着满心的好奇来到了这一片绿意盎然的树林。悠悠的雨点缓缓拍打在树梢上,激起一片嘀嗒声。

跨过一条小溪,拨开几丛树枝,一排车间映入眼帘。

老师带领着我们走进,看着眼前几位壮汉紧攥着刻刀在一个个木墩上敲打,看着木屑的肆意横飞,我的遐想不禁跟随纵横的溪流,来到了那一片树林。

太阳,明晃晃地照在树冠上。我看到树干被修剪,抬走,被加工成艺术品,成为美丽的模样。我看到树的根牢牢地扎在土壤中。我看到树的种子落地生根。我看到枯瘦的枝干这一刻瞬息万变。

我的心里,此刻种下了一颗种子,缓缓生根发芽。

转眼间,到了自己动手做木雕的时候了。

我伸出手,捧起一块木头细细端详,它的身上是一圈圈沧桑的纹路,像

老者布满皱纹的脸皮。我深吸一口气,将它放在桌上,拿起刻刀缓缓雕刻。

可是,我好像听到了一阵哀嚎,痛苦的声音从木块上呜咽出,像是一滴滴泪水不断从眼眶滑落。一片片木屑从它身上迸射出,它在我的手中不断挣扎着,逃跑着,想要结束这样一段痛苦的蜕变。我的手微微颤抖着,仿佛在哭泣着逃脱。

我松开手,深吸一口气。

一个男孩横空出世。此刻,木块迎来了它真正的涅槃重生,变得那样美丽又超凡脱俗。

回程的大巴车上,老师拿着麦克风向我们讲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

一棵树倒下了,留下一个木墩。

它被不断地雕刻。它躲在仓库的角落呜咽哭泣。

直到有一天,它见到了久违的阳光。它屹立在展厅的后院,成为一尊威严的雕像。

现在,它正站立着,享受着扑面的阳光与清风,跟远处的流水应和着。

所以,只有经历艰险与苦难,才能真正享有圆满与幸福。

老师的故事讲完了,一棵枯树在我的心里骤然长出了枝干和茂密的叶片。

(作者系重庆市为明学校初2026届三班学生 指导老师:蒋盛文)

电影《开山人》创作札记

韩金原



电影《开山人》上映前,曾接到重庆电影集团的邀请,写一些这部电影在创作过程中的事情。我翻出了两年前在接到任务时,去重庆下庄村采风时的一些文字记录,以及在剧本创作过程中留下来的文档,试图理出一些头绪。

起身去下庄村采风前,我和监制赵宇宁老师,编剧陈亮老师阅读了重庆电影集团提供的一些关于当年下庄村修路的基本材料,对人物原型毛相林和下庄村事迹整体感受是非常触动的。下庄人不甘心“坐井观天”,他们在村支书毛相林的带领下,用钢钎和铁锤,凭借着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悬崖峭壁上突破自身的极限,挑战着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最终修出了一条8公里长的“天路”。一群朴实勤劳的中国农民,为了村庄的发展,为了自己的幸福,为了子孙的未来,用生命挑战不可能。这些在原型故事中激荡着的情感力量都深深震撼着我们。

我和编剧陈亮老师是当年五月份的时候去下庄村第一次采风,第一次坐着汽车来到那条传说中的天路上。文字的阅读和照片的观摩与身临其境还是有很大差别。这条天路即使已经可以通车,但是我在过程中始终紧紧抓着车门上方的扶手,因为太险峻了。一侧是笼罩在头顶的洞壁岩石,另一边就是万丈深渊。这样的天路行车已然如此惊魂,当年只能徒手攀岩和凭借着原始的工具凿出一条公路又得冒着多大的风险,是可以想象的。

现在的下庄村很难找到当年的样子了,到处都是平整的柏油马路和统一样式的白墙黑瓦,以及一片片纽荷尔橙子的果园。这里风光好看,空气洁净,是一个值得周末旅行的地方。然而对于拍摄电影来说,要还原当年的情况,这里是没办法取景了。

当年参与修路的村民现在都办起了民宿和农家乐,他们很忙碌。谈起当年的事情,村民们都是面带羞涩,不愿意多说自己,都是在说别人。那是一段艰辛的岁月,所有人都吃下了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辛苦。但是他们说起时,脸上都是浮现淡然的微笑,都过去了,结

果是好的,现在过上好日子了。事实上,现在电影中所呈现的人物,大多数在当下的下庄村,依然在那里生活着。正是他们面对生活的勇气与顽强,不断涌现出来的鲜活生命力,带给了现在电影中那些感人的力量。

具体的人和事这里就不多说了,都在电影里了,然而有一个人物,我在笔记中发现自己其实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但是在采风的时候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在后续剧本和电影的创作中,因为素材太丰富也没有空间把他的事迹放进去,有些可惜,所以就在这里多说两句吧。他是下庄村小学的老师,可能也是校长,因为学校里好像就他一个人在负责教学。当时去找他的时候,是个傍晚,他正在给一些来露营的人找地方扎帐篷,民宿都住满了,游客只能在学校的小操场上落脚。帮完游客后,老师带着我们来到教室,我们就坐在学生的桌子前,听他说起当年的事情。

老师是1979年参加工作的,已经工作了42年,现在整个小学只剩下7个学生,因为路修通了,大多数的孩子都去县城里读书了。老师说,以前路没修的时候,课本都没办法按时到,他只能一次次爬山去乡里问课本到了没有,很多时候也是白去。几百斤的课本,自己要带着学生背回来。稍微有一些搬家经验的人都知道,书本是搬运时让人最头痛的东西。几百斤的书,他和学生们捆在背上穿山越岭,这样的场景很难不让人动容。说完学生,老师淡淡地开口,说起了自己,他有两任妻子都因为没路的问题,生病没有办法受到及时的救治死在了村里。这样的人生经历一句话听起来已经很震撼。避免死亡,可能是修路最大的动力。老师最后告诉我们,那些修路牺牲村民的墓碑也是他雕刻的。他现在过上了好日子,也会一直在这里做老师。

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也是有些忐忑的。在时代发展中,年轻一代的观众和新的市场变化,也对我们以毛相林及下庄人为原型的故事电影的创作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nd 更加严酷的挑战。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经过数次会议的反复研究,确定了一条以商业类型片的故事方法带入原型和素材当中,用事件激发人物,再用人物去拉动事件,强情节、强情感、大场面的创作思路。

电影《开山人》是所有参与的创作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部电影,能够感受到我们在创作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情感力量。这将是这部电影的幸运,也是创作者们的最大的幸福。

(作者系恒业影业项目开发总监)

